

姬傳先生
晚年定本

古文辭類纂

碑誌類下編七

古文辭類卷四十八

王介甫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卽位。大賚羣臣。升朝者及其父母。其官某。及其甫地。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不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其書曰。民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田。知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於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閔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卽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遷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則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於學。豪宗大姓。斂手不

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尙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尙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尙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竟常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尙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旣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尙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實實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尙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尙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

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遷於閩嶺海之間乃生尙書節行有偉始

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厚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

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內肅雝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

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盥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祉福

考終大毫道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為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定一揚州人頓蘇

子瞻者一洪州人字仲求欲與賽神會蘇子美拒之致興大獄者然則此衛尉卿蓋仲求之父此碑文作於嘉祐五年即寶元元年後七年為慶曆五年乃有賽神會之事宜荆公尚為作文也又按李虛已傳衛尉之名虛舟其父名寅又載定官為司農少卿為吏有能名而不及其傾子美事意宋史亦取誌狀之類為之傳而不復考定耳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眾

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為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

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

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趨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為據案講說誘勸

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

安撫使以為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為是而用君議編於敕慶

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奏彈狄青不當沮敗劉滬水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尙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詔。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壘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尙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啟居無時。以嘉祐二年二月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六。官至尙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輕車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闡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至君曾大父諱師睦。以善治生。

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歡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邁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秘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試秘書省校書郎一本作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尚幼一本作嫁進士鄭安平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黔縣懷遠鄉上林村歎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黔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不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療毒旣除膏熨以治方遷旣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於家銘在墓前以告黔人孫氏之阡

王介甫竇文閣待制公墓表

右正言竇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

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己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秩爲諫臣無所獻替，荆公以所親厚爲之飾詞，然文特峻而曲。

王介甫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盩，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益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盩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

人者相爲友。至驪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鑿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太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碑誌類下編八

古文辭類纂四十九

王介甫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隄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紕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紕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

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尙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尙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祲祥事。在靈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存。不改其軌。權彊所忌。讒諂所讐。攷終厥位。寵祿優優。維

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孝順甫云荆公第一首誌銘須看他頓挫紆徐往往序事中伏議論風神蕭颯處又云於序事中一點綴而風韻煥發若順江流而看兩岸

之山古人所
謂應接不暇

王介甫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於契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沈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閱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眞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

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眞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旣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尙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瞑矣。因泫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尙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倒。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旣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尙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爲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

所埽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尙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閒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爲獨行異言以時聲名故功利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公諱况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

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蕤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燁乃興佐時宰飪調膈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眾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湖峯先生云直序作一氣奔瀉之勢而中有提掇起伏故情事屈曲而氣勢直達

王介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眞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尙書

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權，以君使江西，議均其

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
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他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
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
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
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
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尙幼初
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材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遽遭流落抑
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旣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
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王介甫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旣與兄元相
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
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
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

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土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

元傳元固趨勢之士平蓋亦非君子故介甫語含譏刺

鴻峯先生云以議論行序事而感歎深摯跌宕昭朗荆公此等誌文最可愛兼按宋史許

王介甫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眾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

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同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附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反歸形此土

王介甫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
郇公為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游將
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
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
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
自託於人偽，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
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為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碁，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
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
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
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為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璣。
早卒，璣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
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為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
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雕，弗歧以為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海峯先生云：其來如春水之驟至故佳。

王介甫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於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敕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二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鳴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附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

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尙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人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王介甫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尙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賁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眾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

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
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
尙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直質自守。接上下以恕。
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
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
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
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尙以得
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尙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
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
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尙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
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濟爲進士。其季恩。兒尙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
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介甫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

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閭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閒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尙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眞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己矣無悲

王介甫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

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
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
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
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
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
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詮數言
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辨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鬯人反
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
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
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
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
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
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
仁鄉襄沙之原君故與余善余嘗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
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

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

然奚爲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海峯先生云序次與田太傅同一機法

王介甫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尙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卽大鼾比明

而后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尙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尙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順茅

甫云此篇如秋水可掬又云王公文斂散曲折處有法皆得之天授非人所及

王介甫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卓越世儒莫能難也及爲吏披姦發伏振擿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絀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

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眾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復用大臣薦召君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尙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尙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尙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尙書右丞度之女子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

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古文辭類纂四十九終

碑誌類下編九

古文辭類纂五十

王介甫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君策契丹無他爲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爲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閒言者喜論兵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

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爲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庾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興元府戶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邱縣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騎翔其德音而躓於時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紕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逸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旣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君又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

大恐卽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聞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眾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於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方侍郎云起家自家起而尊用也自荆公誤用而明代人遂有云以尚書起家以毛詩起家者卽按在家曰居出任曰起非必尊用也曰起家三十二年猶言仕三十二年爾毅自可通不可以明人之誤而追貶荆公也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旣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爲之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對誰愠祇天之役日月有邱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王銍賦記云歐

陽文忠慶曆中爲諫官銳意言事大忤權貴除修起居注知制誥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部運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侍從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臣竇恥之朝廷從之會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姪展與僕陳諫犯姦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圖自解免誦引及公軍巡判官善作佐郎孫揆止勸張與諫通事不復枝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二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勸之又差王昭明者監勸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勸案牘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勸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世聞之犬懼竟不易揆所勸但勸歐公用張氏賞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人吏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其後王荆公爲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同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前昭明主之於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合也則二人可謂奇士矣

王介甫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尙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續其夫婦必尙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父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卽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絀一至訟庭及著械同絀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五日與其母黃氏共葬

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堯适，枉。堯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王介甫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旻，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閒，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旣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卽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卽其年十一月某甲子。

也與祖三男子繁蘊皆有文學繁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蘋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爲人尤不慙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王介甫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眾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王介甫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

部侍郎譙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太常丞祕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媵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爲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願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

王介甫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

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照願

疑願

愉愉教墮弗行

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勵之顛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

媚於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於銘

王介甫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於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

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於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山朝于躋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萼跗其華誥誥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刲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王介甫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尙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紆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尙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僊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帖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獮爲祕

書丞知潭州攸縣，擢爲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饌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時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配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歸熙甫亡友方思曾墓表。

余友方思曾之歿適島夷來寇權厝於某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祔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畀其子昇俾勒之於石蓋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於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值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遽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經聞首薦旣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才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懣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閒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聞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讚歎求其解說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墮龍啞羊之流卽跪拜施舍冀得真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

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不處
未必皆積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曾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憾之氣
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於今又安知憤憾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
其道空蕩恹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憾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
而至於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歎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
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築今爲唐府長
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
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
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余同爲文會又同舉
於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子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
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余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獎之語思曾陵曉乘船來告
余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余之深也思曾之葬也陳吉甫旣爲銘余獨痛
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海峯先生云學荆
公爲文折旋有氣

歸熙甫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爲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
康郡王生南陽侯仲續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翮士翮始遷嚴陵士翮生保義郎
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佺汝佺生崇侯
自定王以後至崇侯始失其官爲士庶崇侯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
洲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嘯嘯生四子濂潛深濱潛
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於崑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
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
貞孫男四人和平順和德皆天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
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
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考其在長洲同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
爲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修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余先妻魏氏
內外兄弟也故屬余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於朔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迨其九族存者子遺逃竄而延惟
恭肅王當世稱賢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修於家魚菽以祭曷以
銘之不愧其世

歸熙甫沈貞甫墓誌銘。

自余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余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余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二十年，余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余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余考訂，而卒以余之言爲然。蓋余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閒，死喪憂患，顛頓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赫，眾所觀駭，而貞甫不余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余何以得此於貞甫邪？此貞甫之歿，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修飭，介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辭色。遇事激昂，僵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埽地焚香，圖書充几。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余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余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啜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歿，而余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莫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

繼善述其歿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卽以是年某月日葬於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天平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歸熙甫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瀆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壩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我力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

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峻，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吠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茲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邪？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綿綿汝頌，感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狀江海，寂無煙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頎頎，才無不可。實眵晦之終古，瀉鹵黍稷，薿薿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於茲土。敘爲田處極醜，恣似貨殖傳。

歸熙甫女二二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子以爲奇，今年子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子，輒常常呼子。一日，子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子出門，二二尙躍入子懷中也。旣到山數日，日將晡，子方讀尙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卻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子旣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于城武公之墓陰。嗚呼！子自乙未以來多在

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歸熙甫女如蘭壙志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予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子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歸熙甫寒花葬誌。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燕火煮勃薺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睜冉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方靈臯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杜氏諱峿字蒼略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與兄濬避亂居金陵卽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眾人未常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於眾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

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子教授里巷閒窶艱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嗁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閒無幾微不自適者閒過戚友坐有盛衣冠者卽默默去之行於途嘗避人不中道與人語雖兒童厮輿惟恐有傷也初余大父與先生善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閒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蒔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沖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係牽也辛未壬申閒苞兄弟客遊燕齊先生悄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爲君惜之先生生於明萬曆丁巳四月初九日卒於康熙癸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得年同所著些山集藏於家其子揆以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銘曰

蔽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與時適也古之人與此其的也

有逸氣望溪集中所罕見

方靈皋李抑亭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月朔後九日過吾友抑亭遂赴海淀次日歸聞抑亭瘞而瘖日再往視越六日而死始余見君於其世父文貞公所終日溫溫非有問不言及供事蒙養齋

始習而慕焉期月而後無貴賤老少背面皆曰李君君子人也其後余移武英殿領修書事首舉君自助殿中無貴賤老少稱之如蒙養齋君自入翰林再充順天鄉

試同考官典試雲南士論翕然視學江西高安朱相國每曰百年中無或並也按察司李蘭以咨革諸生君常難之劾君牽制有司之法而彈章亦具列其廉明余自獲交文貞習於李氏族媼及泉漳閒士大夫其私論鄉人各有嚮背而信君無異辭君被劾當降補國子監丞羣士日夜望君之至既受職長官相慶而蒞事未彌月用此六館之士尤深痛焉往者歲在戊申君弟鍾旺歷而瘖卒於君寓余既哭而銘之君在江西喪其良子清江又爲之銘以塞君悲而今復見君之死古者親舊相與宴樂而樂歌之辭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有以也君在 蒙養齋及 殿中與余共晨夕各一二年返自江西無兼旬不再三見者辛亥春余益病衰凡公事必私引君自助無旬日不再三見者一日不見而君疾一言不接而君死故每欲銘君則愴然不能舉其辭喪歸有日矣乃力疾而就之君諱鍾僑字世邠福建泉州安溪縣人康熙壬午舉於鄉壬辰成進士年五十有四所著論語孟子講蒙十卷詩經測義十卷易解八卷藏於家尙書周官皆有說未就父諱鼎徵康熙庚申舉人戶部主事誥授奉直大夫母莊氏贈宜人兄弟五人四舉甲乙科兄天寵自入翰林十餘年與君相依皆不取室人自隨痛兩弟羈死乃引疾送君之喪以歸君娶黃氏 敕封孺人子五人四舉甲乙科長清載庚戌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清芳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江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愷

王子副榜貢生。次清時，王子舉人，世父撫爲己子女一適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蓄之也深，而施者微。將踵武於儒先，而年命摧悼。余生之無成，猶有望者夫人，而今誰與歸。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誌

舅氏楊君諱紹夷，字穉棠。於書無所不讀，少工爲科舉之文，而鬱不得志，旣困無所合，而讀書益奮發不衰。年已老，頭白且禿，猶依燈火坐讀禮經，至城上三鼓不輟。蓋君之於書，自其天性，而非以求名聲利祿也。舅氏性剛直，於尋常人未嘗苟有所酬答，與鄉人處雖貴顯，有不善，卽面責無少依阿。臨財廉，執事果，可謂好學有道君子者也。娶邱氏，累生男不育，而舅氏遂無子。以康熙六十年六月二十七日病癰而卒，嗚呼，可痛也。舅氏於諸甥中尤愛憐，嘗撫予指吾父而言曰：此子殆能大劉氏之門，然未知吾及見之否。平居設酒食，召榭與飲，舅氏自提觴行，趣令醉，榭謝已醉不能飲，舅氏笑曰：子性嗜飲，每過從人家飲酒，主飲者不趣子飲，吾意輒不樂，以此度人意皆然。乃者舅氏實飲汝酒，當不使甥意不樂也。酒半，仰首歔歔，徐顧謂榭曰：子窮於世，今老且暮且死，然未有子息，汝讀書能爲古文辭，其傳於後世無疑，當爲我作傳，則吾雖無子，猶有子。

焉。樾受命而退，未及爲，而舅氏遂舍予以卒。悲夫！君旣卒之七日，其兄子某以君之櫬權厝於縣城北月山之麓，樾涕泣而爲之誌。

古文辭類纂五十一終

韓退之鄆州溪堂詩并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眾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竭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疆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撥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眾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眾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尙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眾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眾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

至乎此邦之人。粟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嘆，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蠹，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誦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贊苴，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敦遺，此邦是庥。

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視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于京師，再進再

屈千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旣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壤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澆澆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閒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

序賦記等

王勃作遊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竝題在閣也

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

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閒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

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眾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

韓退之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邱曰：「埃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

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蟻狄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旣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于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尙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

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尙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尙書至吏部尙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荆南厥聞休顯武志旣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旣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是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尙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尙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冀塢先生云記中盧公者盧邁趙公者趙宗儒顧公者顧少連鄭公當即

鄭餘慶新書不載其爲汜水主簿及留守東都公送鄭涵校理序云爲郎於都官事相公於居守涵卽餘慶子更名瀚者也此餘慶爲留守之證方侍郎云四番敘述不覺其冗

韓退之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

闕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壽童噉噉劫眾阻兵慄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惟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惟隴西公是宣河之汙汙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韓退之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

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盞。筮。筐。篋。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己。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方侍郎云。周人以後無此種格。力歐公自謂不能爲所。謂曉其深處而東坡以所傳爲妄。於此見知言之難。

韓退之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邱。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柳子厚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
 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邨者
 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
 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
 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淳
 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

峻流若頰頰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謂山海經

所紀異物有云東西嚮者蓋以其有圖畫在前故也此言最當子厚不悟作山水記效之蓋無謂也後人又有以子厚此等為工而效法者益失之矣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

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

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

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

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

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柳子厚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蕪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敲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扶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蕪，決滄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藪是野，厖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尙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

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柳子厚鈞鉅潭記

鈞鉅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鬪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贖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潏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子樂居夷而忘故

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子厚鈞鉚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鉚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

列金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佖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_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立。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曰奉。壹。

柳子厚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鋸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閒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栝石。柗。榧。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蓊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子厚石澗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儻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子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茅順甫云情別

柳子厚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互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閒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子厚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子厚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爲囿虵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迴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眾山橫環嶮闊瀲灩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閒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

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子厚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視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鶴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恆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

李穆堂云北流潯水瀨下流字當作枕

又西曰

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眾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於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楛多篋管之竹多棗吾多棗吾穆堂改多棗荷伯父薑塲先生云爾雅棗莫類凍注款冬也邢疏本草款冬一名棗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

大類穀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鮒多儻雷山兩

崖皆東西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

魚豆甗修形精稌陰酒方待即云形當作刑劔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閒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

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美也見周官內外饗職

古文辭類纂五十三終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三

五

雜記類三

古文辭類纂五十四

柳子厚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眈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伯父薑塢先生云：崔簡以刺連州，為州人所訟流死，驛州即于厚亦云。餌五石病場且亂，又嘗與之論石鍾乳，則此記蓋舉其姻連不得謂為信辭矣。零陵郡當作連山郡。文安禮嘗論及之。

柳子厚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遊，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

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旣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璽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謔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子厚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

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驛七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盤屋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時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方州蓋坊州之誤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句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戶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爾按子厚在御

史禮節時文往往摹倣國語而踐徑不化辭頗塞塞若費軍堂江
運二記皆然此文較爲明淨雅飭然尙不及永柳以後所爲也

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燕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
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濫里閭誠遊觀之佳麗者已崔
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於茲
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
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
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
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趨起湘中爲顛頓
客耶余既委廢于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柳子厚序飲。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
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回於
泚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
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眾皆據石注視歡怵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

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叟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澗一止一沈獨三飲眾乃大笑驩甚余病瘡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程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紕逃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紕逃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柳子厚序碁。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

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某者故敘。

李習之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朔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潯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潯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蔥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於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邱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水波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棲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寅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劔池宿望海樓觀走砌石將遊報恩水澗舟不通無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

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輳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羣峯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朔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朔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弋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干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遊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滇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笋如嬰兒過滇陽峽己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章江自大庾嶺至滇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滇昌至廣州九百

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滇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古文辭類纂五十四終

雜記類四

古文辭類纂五十五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

薑場先生云陸經字子履洛陽人官集賢修撰

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

文閣之所藏也

宋史職官志寶文閣在天章之東西序羣玉堂紫珠殿之北英宗卽位詔以仁宗御書御集藏於閣

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

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子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

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

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

閒不邇聲色乃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

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

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

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石韞玉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

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

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茅順甫云文不用意處卻有一片渾雄冲淡精神

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合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以其著，合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

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嘆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粟爲其邑未踰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邊篚罇爵簋籩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歐陽永叔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

竊按宋仁廟賜梅摯守杭州詩止一首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歐公云賜詩首章者左傳以着定爾功爲武之卒章則首句得

稱首章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子誌

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

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游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黃鵠先生云文雖宋世格調然勢隨意變風韻溢於行布誦之鏘然

歐陽永叔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

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

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

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

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

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

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

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

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

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

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

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

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

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

自有記或不必求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鼎按歐公此文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壒者絕世之文也而其人謂誰二句則實近俗調爲文之類劉海峯欲刪此二句而易下二子

相繼於此爲羊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

歐陽永叔遊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跡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邱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不困而浩然其心者眞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遊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龍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遊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景祐四年次年即寶元元年是年仁宗以十月祀天地於圓邱故改元也作文在四月故尙稱景祐五年爾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

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闕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旣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子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歐陽永叔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濱爲苻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苻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准人爲諱其嫌名

以苻爲堯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尙有居谿傍者。余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於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生平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劉仁贍也。公於五代史記中。劉仁贍傳內亦具之。而此記云子孫泯沒無聞。豈忽忘之邪。

薑塢先生云。劉金吳時爲濠州刺史。長子仁規。次卽

歐陽永叔眞州東園記。

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余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

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做其中以爲清
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蓉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
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葢巨楸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閒深
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
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颼颼鳥獸之噪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
二之畧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
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
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其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
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
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子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
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
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施君爲施昌言許君
爲許元馬君爲馬適

歐陽永叔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
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

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
狂險誦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
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
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
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
軍留後出守廬州因游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
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
京師子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
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
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願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
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
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
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
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
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云曹能始名勝志引此記云李不疑爲郡守不疑未詳何人某按李端愿仁宗時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後知鄆襄二州移盧州不疑蓋端愿也端愿遵勗之子遵勗尚萬壽長公主太宗女也故記有生長富貴之語端愿字公謹一字不疑歐公集中浮樓寺八記詩跋及與李簡牘言李遵水及作記事簡中數稱其字

歐陽永叔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十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陝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聞出一士豈其痺貧薄陋自古然也子少從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旣瘠枯民急生不舒愉雖豐居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子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佳木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子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河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子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

見則樹之藁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苗者叢蓼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子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子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束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甃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子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子友善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記

歐陽永叔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剗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閒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刺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而反移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宜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

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不然則暗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
侯之威靈暴矣哉

歐陽永叔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
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轅轅緱氏
以連嵩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眾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
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
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
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卽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
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絡繹聯互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
崖怪壑若奔若躡若鬪若倚世所謂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
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
遠眺望者歟旣而欲記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